

禪宗發展到明代，產生呵罵佛教、離經叛教……等弊端，在王陽明心學影響下，更有心學之狂禪產生，加上當時對佛教施行度牒販賣，使得出家成為逃避徭役之途徑，僧侶素質日漸低落，另外僧俗隔絕、限田的政策以及官府豪奢對寺廟僧院的剝削，使得佛門衰敗，法道凌夷。在此背景下，紫柏興起重振佛門之大志，為了對治「商量學解」的狂慧與「痴守一概」的痴禪暗證，紫柏承繼蘇軾自惠洪一系的文字禪思想，再次辨明禪宗以及對禪教一致的提倡，也就是以經教聖言來引導學人，而非盲目修行，表現在具體的作為上就是摹刻方冊《大藏經》以及《傳燈錄》的續修。

雖然紫柏身為出家僧侶，但他熱心經世，深感明代百姓所受礦稅之苦，因而大聲疾呼廢除礦稅且不顧自身安危，多次於京師奔走營救獲罪之居士、法侶，從他自言的「生平三大負」就可知道紫柏一生懸命於佛門之興復與礦稅之停罷，他可說是積極傳法、救援眾生之菩薩。

由於紫柏文字禪的再倡，挽救了當時叢林游談無根、捨棄經教的禪學流弊，使得明末佛教復興得以由經典重新出發，一方面擺脫狂禪所帶來不修經教的流弊，另一方面也帶動了僧人從事詩文創作的風氣，而當時文人也普遍以佛教居士自居，可以說文人和僧人界線已逐漸模糊。我們從紫柏與文士的往來互動中，發現其詩才頗受肯定，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學之角度切入，一窺其詩偈之內容與特色。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旨趣、動機、範圍與方法，並將前人研究成果進行歸類整理；其次以歷史研究之角度，就紫柏詩偈之創作背景作一探析與爬梳，嘗試釐清紫柏與晚明文壇及教界所處的時代地位，其內涵可分為文字禪再倡及在此背景下所提之再振綱宗與承繼前人思想，另外，紫柏與僧俗互動之討論也是本章研究之重點。

第二章「紫柏大師傳略」，首先將紫柏生平經歷分為成年前期、青壯年、暮年三個時期，並就其人格特質與生平事蹟作一連結。首先，紫柏成年前期個性剛烈正直、任俠好義，與明覺禪師的相遇不僅開啟了紫柏修行的道路，也改變了紫柏一生的命運。接著，青壯年期的紫柏實是復興佛門的勇猛豪傑，他行腳遊方，參訪名山聖賢，並以復興佛寺及復刻《大藏經》為弘法職志，盡畢生之力，努力推行，使得當時宗風為之一振。最後，暮年時期的紫柏忠慈慈愛，面對明末政治的紛擾、百姓疾苦以及教界之傾頽，提出「老愍不歸」、「礦稅不止」、「傳燈未續」的平生三大負，不僅可看出紫柏對出世、人世都懷抱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也讓人一窺當時社會真實景況。值得注意的是，紫柏暮年受「妖書事件」牽連而入獄，除了是因為其好惡分明的性格，得罪不少權貴官宦而受到污陷之外，也說明了當時政治的紊亂，紫柏為弘揚教法而涉入糾葛，受到牽連似乎也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第二章除了對紫柏生平作一介紹外，還有對紫柏著作《長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別集》之編纂經過、篇章內涵、版本異同加以說明與介紹。可以說《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別集》是匯整紫柏資

2015如學禪師佛教文化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得獎論文摘要

紫柏詩偈研究

吳珮瑄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料最完備的記錄，是紫柏為世人所留下之文字般若以及指引迷失眾生之津梁。

第三章「紫柏詩偈內容分析」，運用歸納分析與文獻研究之方法，將紫柏詩偈內容分為禪述詩、禪理詩與出世隱居的僧侶，紫柏入世救民、不畏政顯惡之真心，更能感召身處五濁惡世的芸芸眾生，紫柏可說是明末佛教改革之推手。

三、會通之思想

紫柏提倡三教會通思想，不僅對外典頗有涉略，更常援引儒、道之詞彙與觀點，但最後還是以佛教為依歸，並提出佛法求世、經世之理念，它詩作，其風格平易直捷，立論精悍；最後是禪機充滿，渾然天成的禪趣詩，內容包含了田園山居、研教修禪、物我兩忘之體悟，其風格自然沖淡，空靈寂靜。

第四章「紫柏詩偈意象分析」，將紫柏詩偈中的意象作一歸納，可分為天文氣象、江河湖海、山巒岩石、禽獸水族、花草樹木、器物工具六大類。其意象表現手法細膩，觀察深刻，將一種物以多種面相呈現，賦予意象多采之深蘊。此外，其意象組合多元，層層疊用，運用手法靈活絕妙，營造出詩歌蘊藉委婉之情韻，帶給讀者無限之想像。最後，紫柏詩偈之中意象，頗富有宗教性意味。一方面為是達宣教之目的，另一方面則是以禪入詩」之具體實踐，其中更有大量的的自然山水意象，裏面包含人生旅程的一種記錄，以及藉著對自然物象之觀照來體悟佛性，呈現出禪宗空靈之氛圍，並透過自然界中的景物，暗示了觸動靈思的玄妙體悟。

另外，我們考察紫柏詩偈內涵，可發現以下幾點特徵：

一、風格上

質樸的語言是紫柏詩偈的共通特色，但主題取材的不同，詩偈風格因而有些許差別。首先，紫柏禪趣詩取材自然，不特意造作，表達出閒適恬靜之心境。且紫柏超塵出俗，襟懷淡泊，不雕琢字句，天機洋溢，風格沖淡，加上紫柏本身的僧人身份，使作品中富含禪宗空靈的精神氣蘊，而明覺禪師的相遇不僅開啟了紫柏修行的道路，也改變了紫柏一生的命運。接著，青壯年期的紫柏實是復興佛門的勇猛豪傑，他行腳遊方，參訪名山聖賢，並以復興佛寺及復刻《大藏經》為弘法職志，盡畢生之力，努力推行，使得當時宗風為之一振。

最後，暮年時期的紫柏忠慈慈愛，面對明末政治的紛擾、百姓疾苦以及教界之傾頽，提出「老愍不歸」、「礦稅不止」、「傳燈未續」的平生三大負，不僅可看出紫柏對出世、人世都懷抱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也讓人一窺當時社會真實景況。值得注意的是，紫柏暮年受「妖書事件」牽連而入獄，除了是因為其好惡分明的性格，得罪不少權貴官宦而受到污陷之外，也說明了當時政治的紊亂，紫柏為弘揚教法而涉入糾葛，受到牽連似乎也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一、文字禪再倡

紫柏為了改革明代理學無根、籠統、支離以及心學之狂禪……等禪學流弊，重振綱宗，再倡文字禪，並提出叢林盲習七大錯之批判，不僅使得蘇軾及惠洪重新受到重視，也將禪風轉為禪教一致、智證雙弘的修學取向，繼之而起的賴益旭智（1599-1654），更沿續了紫柏文字禪之主張，提出觀照、文字、實相皆為一體之概念，可以說紫柏為明末佛教之改革拓展出一條發展路向，也帶動了佛教興復之趨勢。

二、具體之實踐

身為晚明四大高僧之紫柏，其重要性在於衰弊的晚明叢林中，成為一股積極活力的改革清流，以立論作詩及僧俗交遊來達到宣教之目的，並具體實踐於修行之中。首先是對佛寺詩偈內容中看出紫柏的真摯情感，不難想見為何紫柏交遊廣闊，上至達官貴族，下至平民百姓，贏糧而景從，

其人之真誠熱切，頗能感動人心。最後，紫柏除了對文字般若有所詮釋外，他針對圖相般若亦有發揮，對於法相、畫贊的題咏，使得圖文相得益彰，其藝術的表現手法，更加突顯紫柏詩才之卓越。

三、技巧上

首先，其歌行體句式靈活，頗多長篇，善用史例，以「君不見」、「又不見」、「殊不知」層層議論，說理條分縷析，文字淺白，但仍蘊含深意。

其二，其頌古詩善於翻新立意，字句質樸通俗，運用提問，升起疑情，以期學人發明本心。

其三，紫柏偈語大多篇幅甚長，主要是為了闡揚佛理而明其故實，語言淳厚，思路清晰明確，多以諄諄口吻，囑咐叮嚀，教化眾生。

其四，紫柏詩歌意象安排巧妙，詩歌風格於閒適寂靜之外，轉而為蕭瑟孤寂；其次是闡揚教義的禪理詩，內容包含了頌古、偈語、歌行以及其他詩作，其風格平易直捷，立論精悍；最後是禪機充滿，渾然天成的禪趣詩，內容包含了田園山居、研教修禪、物我兩忘之體悟，其風格自然沖淡，空靈寂靜。

本文嘗試藉由對紫柏詩偈作分類、歸納、整理、賞析並參照紫柏生平經歷、求道過程、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內涵來一窺其詩偈風貌，除了解紫柏如何以禪入詩以及他在明代叢林論詩風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呈現了紫柏自身對文字般若實踐的多樣性，他展現出現不凡的文學造詣，並非一般山僧野叟之流，故能與士大夫酬贈唱和也能一窺明代詩禪交涉之情況。礙於筆者學力有限，紫柏詩偈仍有許多面可供學者方家進行討論研究，如紫柏詩偈的修辭技巧、聲律美學、意象表達、性相會通……等，可為紫柏詩偈之內涵作更全面且深入的解讀。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二、內容上

紫柏其文風格簡潔，然寫景抒情亦有佳作，融情於景，情景交融，或是呈現出山居生活的一派和諧、天真任運、禪機充滿；或是對友人的不捨、哀悼；或是對名山勝景的遊方感懷；或是對法像、山水古蹟之題詠，其創作紛采多姿，引人入勝。

除此之外，紫柏在詩偈中也展現出對佛法傳承之關注與法道夷之憂心，對於同道法侶總是不忘提點，對於後學弟子更是關懷之情溢於言表，雖然禪風嚴峻，為人剛烈，但從詩偈內容中看出紫柏的真摯情感，不難想見為何紫柏交遊廣闊，上至達官貴族，下至平民百姓，贏糧而景從，

其人之真誠熱切，頗能感動人心。最後，紫柏除了對文字般若有所詮釋外，他針對圖相般若亦有發揮，對於法相、畫贊的題咏，使得圖文相得益彰，其藝術的表現手法，更加突顯紫柏詩才之卓越。

三、技巧上

首先，其歌行體句式靈活，頗多長篇，善用史例，以「君不見」、「又不見」、「殊不知」層層議論，說理條分縷析，文字淺白，但仍蘊含深意。

其二，其頌古詩善於翻新立意，字句質樸通俗，運用提問，升起疑情，以期學人發明本心。

其三，紫柏偈語大多篇幅甚長，主要是為了闡揚佛理而明其故實，語言淳厚，思路清晰明確，多以諄諄口吻，囑咐叮嚀，教化眾生。

其四，紫柏詩歌意象安排巧妙，詩歌風格於閒適寂靜之外，轉而為蕭瑟孤寂；其次是闡揚教義的禪理詩，內容包含了頌古、偈語、歌行以及其他詩作，其風格平易直捷，立論精悍；最後是禪機充滿，渾然天成的禪趣詩，內容包含了田園山居、研教修禪、物我兩忘之體悟，其風格自然沖淡，空靈寂靜。

本文嘗試藉由對紫柏詩偈作分類、歸納、整理、賞析並參照紫柏生平經歷、求道過程、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內涵來一窺其詩偈風貌，除了解紫柏如何以禪入詩以及他在明代叢林論詩風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呈現了紫柏自身對文字般若實踐的多樣性，他展現出現不凡的文學造詣，並非一般山僧野叟之流，故能與士大夫酬贈唱和也能一窺明代詩禪交涉之情況。礙於筆者學力有限，紫柏詩偈仍有許多面可供學者方家進行討論研究，如紫柏詩偈的修辭技巧、聲律美學、意象表達、性相會通……等，可為紫柏詩偈之內涵作更全面且深入的解讀。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紫柏可說是一位德慧雙修，熱心經世之僧人，而其高妙之詩才與深厚之佛學素養，也是紫柏能受士人所景附，能與顯宦相交之要因，明末佛教也因氣象一新，其重要性正如德清所言：「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³

紫柏將文字語言視為悟道之階梯，若能善用，則能契會相般若，他的詩偈風格多元，有簡易直捷、條理清晰、議論分明之頌古、偈語、歌行，也有將意蘊深遠的禪機理趣化於詩作當中，有言盡而意無窮，其文學造詣深厚，善用語言文字，以達般若之禪境。在宣教上，則以文字禪之再倡、綱宗之提振、佛寺之復興、經藏之刊刻以及會通思想為明末佛教進行改革，並自云：「習教以佛經為本，明宗以機緣為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為本，以戒行輔之，